

## 2016 二十国集团青年会议本周在沪召开

## Y20, 我们准备好了!



400余名志愿者已经悉数到位。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陈诗松

**本报讯** 2016 二十国集团青年会议本周即将在沪召开,会议所需要的各类接待、翻译、会务、外场活动等 400 余名志愿者悉数到位。上周,志愿者们接受了为期两天的通用知识培训和岗位实训,如今,他们已可自信地对外说一声:Y20,我们准备好了!

**完成通用知识培训和岗位实训**

2016 二十国集团青年会议即 Y20,是今年 9 月杭州举办的 G20 峰会的配套活动之一,也是目前 G20 框架下唯一的青年交流活动,旨在为成员国青年代表提供一个研讨当前国际经济问题的平台,推动青年一代更好地参与 G20 等国际机制和全球经济治理。本次会议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办,复旦大学承办,根据市政府对会议筹备工作的总体要求,由团市委和复旦大学联合组成 Y20 会议志愿者工作小组,负责会议志愿者的招募培训、调配管理和服务保障工作。在复旦大学举行的志愿者上岗仪式暨培训会上,团市委副书记王宇、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尹冬梅等领导出席活动,向志愿者表达了美好的

祝愿和期望。

在前期充分沟通和协作的基础上,在相关高校、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志愿者报名踊跃、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推进。目前,会议所需要的各类接待、翻译、会务、外场活动等 400 余名志愿者悉数到位。

7 月 20 日、21 日两天,志愿者接受了为期两天的通用知识培训和岗位实训,学习了解 Y20 筹备情况、外事纪律和礼仪,并提前对会场、驻地和城市参访参观点进行实地考察和综合演练。

他们之中,来自北京大学的唐尧是自费从北京赶往上海参加面试的,在培训当天却因暴雨航班取消,没能按时抵达。恢复通航后,他立刻赶来上海参加培训。为了能每天准时到岗,他还自费在复旦周边租房子住。

段天泽还只是一名 00 后,今年刚满 16 岁。一年的国外生活经历让他的口语和听力水平异常出色,而多次为各大大学招生官现场翻译与讲解也让他拥有了丰富志愿者经历。这些年轻的面庞都将出现在会期的志愿服务中。

**高三学生、外籍友人都来当志愿者**  
复旦大学 2014 级德文系的邵钰清

是 Y20 的一名随团志愿者。实际上,他们的队伍从 5 月份的时候就正式成立了。从第一次志愿者培训开始,邵钰清和小伙伴儿们即感受到肩上责任之重大。

“作为随团志愿者,前期,我们须与代表取得联系,协助代表完成前期各项流程,确保代表能顺利参会;会议期间,我们须陪同各个代表团完成会议行程,并为他们提供各种帮助。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热忱的服务精神、流畅的外语能力,还有坚定的政治意识、优秀的文化素养和充分的礼仪知识。”在邵钰清这样的志愿者看来,大家的一言一行,都将会代表着我国当代青年的形象。“很荣幸,能为这次会议贡献出我们自己的力量,同时,我们也从一开始即严格地要求自己、不断提升自己,希望能以最好的状态,承担起我们的责任。”

邵钰清说,在交流的过程中,很多志愿者也已和代表成为了朋友,而同时,大家也会遇到挑战。“我最开始负责的是经合组织,前期工作基本完毕之时,经合组织又增设一名代表,须要再次完成前期流程。而临近会期,我又接到了哈萨克斯坦和埃及代表团的联络任务。然而,面对如此种

种的挑战,我看到,我们的志愿者们,每个都是怀着满腔的热情、认真的态度,我们的整个团队,也在不断地攻克难题中,变得越来越高效、越来越默契。”

王嵩立是交大附中的一名高三生,对于 Y20 的议题他十分有兴趣,因为在学校曾参与过国外姐妹校的接待服务工作,这给了他当好一名志愿者的信心。顺利通过报名后,王嵩立便十分注重专有名词、日常表达英语说法的积累。“诸如‘青菜萝卜各有所爱’这样的俗语,我现在也都会说了。准备多一些才能有备无患,而且,除了会务,我希望各国青年也能与我们志愿者交上朋友。”

比利时国籍的大一学生李远缘直呼当上志愿者自己实在是太激动了。父母出生在上海,虽然如今远在国外生活和学习,但父母平时在家时常和她聊上海话。因为暑假时间长,李远缘便回到上海,热衷公益服务的她是在中华艺术宫做志愿者时听说 Y20 招募,便第一时间报了名。她觉得,自己的优势是精通法、荷、英语,而且,能够为各国青年之间的沟通交流架起友谊的桥梁深感荣幸,“我的梦想是希望全世界的人们能更好地因此联系和凝聚在一起。”

**重走长征路的第七日 寻访四川第一站——大渡河**  
**沿河徒步 用脚丈量先辈走过的路**

青年报特派记者 周胜洁

**本报讯** 距离四川雅安市石棉县 11 公里的安顺场,大渡河在连绵青山间奔涌而来,翻腾而去,这里是“红军胜利场”。1935 年 5 月,红军长征来到安顺场,准备强渡大渡河继续北上,5 月 25 日,由刘伯承、聂荣臻、杨得志亲自指挥,红一军团 17 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在当地船工的帮助下,冒着枪林弹雨前进,最终强渡成功,也为后来“飞夺泸定桥”打下了基础。所以大渡河就成为“重走长征路 青春心向党”上海青年纪念长征胜利 80 周年红色寻访活动在四川的第一站。

而在长征路四川段还加入了一位新成员——曾经重走长征 11 次的退休历史老师邓玉平,她曾是 90 后男生顾超的老师。顾超是此次活动策划的学生团队成员之一,也一起走完全程。在四川境内这一路行走有老师相伴,顾超有着颇多感受。

2016 年 7 月 24 日 周日 多云转阴

这两天重走长征路的征途都与大渡河息息相关。除了参观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系统了解这段长征历史外,今天一早,我们全队还沿着大渡河徒步,实地用脚步丈量先辈走过的路。

出发起点在石棉县城的大渡河大桥,跨过大桥,沿着滨河路一直走,走过翼王路、长征路,朝着安顺场方向前进,全长五六公里,每一队的连长都扛着红色旗帜,在当过兵的队员刘佳玮的带领下,队员们边走边唱起了《打靶归来》等部队歌曲。而我作为参与活动策划的工作人员,则拎着医药箱走在队伍末端。

一边徒步一边看着一侧湍急的大渡河,在青山间奔向远方,这真让我不由地想起当年红军强渡大渡河的历史。

在前一日参观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时,副馆长宋福刚老师介绍,当年红军强渡大渡河的

时间为 1935 年 5 月,正值河流汛期,水流很大,流速达到每秒 4 米,由于河底高低不平,还容易形成漩涡,且大渡河的河水来自雪山融化的雪水,水温相当低,只有 4℃ 左右。

无论从哪一方面讲,渡河都相当危险,而当时到达大渡河边的红一方面军条件却相当差,衣不蔽体,弹药匮乏,若不渡河会有失败的风险。就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红军 17 位勇士义无反顾地冒着牺牲的风险强渡大渡河,并让大渡河成为了红军的“胜利场”。

其实我第一次知道红军强渡大渡河是在邓玉平老师的课上。邓老师已不年轻,从 2004 年开始,她追寻红军父亲邓志云的脚步,几乎每年重走一条长征路线,至今已重走 11 次。收获了 200 多位老红军的亲笔签名、几大箱珍贵影像素材、100 余万字的访问日记,以及堆满整个书房的长征资料。

2009 年邓老师是我们学校的历史老师,她开设了一门长征选修课,相比一般同学都会选择的影视等课程,与长征有关的这门课吸引了我,每次课上邓老师都会给我们讲述她在重走长征路上的故事,采访老红军的细节,也就是在她的课上我知道了长征途中强渡大渡河的细节。

今日的徒步我们并未负重,行进到后半段还略感辛苦,我还跟同伴感叹,如果让我们穿着草鞋走五公里,一定都奔溃,可见当时红军在长征路上的艰辛与不易。

我也跟邓老师说过,这一路辗转的确有诸多艰辛,也担心少有收获,但邓老师告诉我,能迈出这开始的第一步就是优秀的,在行走中感悟红色历史,虽然每个人的感悟和理解各不相同,但这一次的征途会在每位队员的人生中留下印记,这就够了。我想,也的确如此。